

復旦 文史丛刊

“伊斯兰世界” 概念的形成

[日]羽田正 著
刘丽娇 朱莉丽 译
朱莉丽 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復旦 文史丛刊

1509167

“伊斯兰世界” 概念的形成

[日]羽田正 著

刘丽娇 朱莉丽 译

朱莉丽 校



淮阴师院图书馆 1509167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伊斯兰世界”概念的形成 / (日)羽田正著;刘丽娇,
朱莉丽译. 朱莉丽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12
(复旦文史丛刊)

ISBN 978 - 7 - 5325 - 6712 - 6

I. ①伊… II. ①羽… ②刘… ③朱… ④朱… III. ①伊
斯兰国家—历史 IV. ①K37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60110 号

复旦文史丛刊

“伊斯兰世界”概念的形成

[日]羽田正 著

刘丽娇 朱莉丽 译

朱莉丽 校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15 插页 2 字数 208,000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300

ISBN 978 - 7 - 5325 - 6712 - 6

K · 1665 定价: 36.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Islam Sekai no Souzou

Copyright © 2005 Masashi Haneda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simplified characters arranged with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Inc., Tokyo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课题

“复旦文史丛刊”编纂说明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成立后,致力于推动有关中国文化与历史的研究,近期重心是围绕着“从周边看中国”、“批评的中国学研究”、“交错的文化史”和“域外有关中国的文学资料与图像资料”、“宗教史、思想史与艺术史的综合研究”等课题进行探讨,同时,也鼓励其他相关文史领域的各类研究。为此,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出版这套“复旦文史丛刊”,丛刊不求系统与数量,唯希望能够呈现当前文史研究领域中的新材料、新取向、新视野和新思路,并特别愿意收录年轻学人的著作。

本丛书基本体例如下:

(一) 本丛刊收录有整体结构和完整内容的有关中国文史的研究专著,不收论文集。

(二) 本丛刊内所收专著,一般字数在 25—40 万字,个别情况可以超过此限。

(三) 接受国外以其他语言写成的专著的中文译本。

(四) 注释一律采用页下注,书后要有《引用文献目录》,如有《人名索引》和《书名索引》,则更为欢迎。

(五) 本丛刊设立匿名审稿制度,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聘请两位国内外学者担任匿名审稿者,如两位审稿者意见和结论彼此相左,则另请第三位审稿者审查。

(六) 本丛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负责编辑出版。

2008 年 5 月

序

这本书的日文版出版于2005年。它的写作背景,是2001年9月11日在美国发生的多起由伊斯兰教徒制造的恐怖事件,以及此后日本和世界传媒铺天盖地的反伊斯兰教、反穆斯林的报道。但我对穆斯林善恶的判断,以及平常的价值观,并未因此而发生改变。在我看来,这些穆斯林都是非常普通的人。但是,为什么伊斯兰教要背负所有的责任,穆斯林要被传媒们描绘成异端?毋庸置疑,“伊斯兰世界”是客观存在的,而对伊斯兰历史进行研究的我,在这种情况下也开始抱着重重疑问,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

问题的根源是我注意到“伊斯兰世界”是一个包含着与其他世界有所区分、甚至与其他世界有着二元对立意味的概念。这样的概念是在何时何处形成的?为了解明这个问题,我尽我所能地去利用阿拉伯和波斯语的历史资料,并参考了西文文献。另外,我作为一个日本的研究者,自然会对这个概念是经由怎样的过程进入日语中的,研究者们的问题意识何在,以及这一概念对一般人的世界观有什么样的影响等问题格外关注。我试图对日语的“伊斯兰世界”的历史进行溯源。在日语的语境里,“伊斯兰世界”是一个很暧昧的用语,容易招致人们各种各样的误解。因此,我认为,既然要使用这一概念,就必须对其进行明确的界定。

当然,出版这样一本包含着对自己以及同行们至今为止的研究成果有所否定的书是需要勇气的。但是,我必须要这样做。因为这不但是对自己所从事的研究的意义进行再思考的过程,而且有助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幸运的是,这本书在日本国内获得了好评,许多新闻和杂志针对此书发表了书评,并获得了“亚洲太平洋奖特别奖”这一荣誉。而且这本书在2010年的时候还获得了伊朗的“Al-farābī 国际奖”,这是我事先没有想到。遗憾的是,尽管此书已经出版,日本传媒对“伊斯兰世界”这一概念的使用方式几乎没有改变。但日本有些细心的研究者接受了我的建议,不再像之前那样随意地使用“伊斯兰世界”这个概念,而是对这一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后再加以使用。

其后,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葛兆光院长向我提议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出版,对此我进行了认真的考虑。因为之前我曾打算把这本书翻译成英文出版。但考虑到,这本书最初写作时是以日本读者为受众的,因此在行文上选择了适合日本读者接受的形式。如果用英语出版的话,随着读者群的改变,行文本身也必须进行大量的修改。而我因为工作繁忙没有时间做这项工作,所以最终还是放弃了用英语出版的计划。

当然,在把原著翻译成中文的时候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果我不能用中文去很好地解释“伊斯兰世界”这一用语的意思和用法,那么以中文为母语的读者是不会对我的论述感兴趣的。但是非常遗憾,我对于中文语境里的“伊斯兰世界”所知甚少。但是再三考虑之后,我还是接受了葛先生的建议,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条:

第一,虽然我不熟悉中国对“伊斯兰世界”认识的状况,也不懂中文,但是在这本书的读者中,说不定有人会对中文语境中的“伊斯兰世界”概念的形成和用法产生兴趣。“伊斯兰世界”这一概念对于有着大批穆斯林居住的中国的重要性,肯定远远超过日本。“伊斯兰世界”这一用语是怎样在中国诞生的,在现代中国是如何被理解和使用的,只要中国学者针对这些问题去探究的话,一定会产生意义深远的研究成果。

第二,作为从2010年开始的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我所在的东京大

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之间紧密的学术合作的成果之一,这本书的出版有着重要的意义。自从缔结学术交流协议,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年,这期间两所研究机构之间已经实现了多次的人员互访,通过这种方式,两所机构的研究人员将各自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对方。去年,在东京大学举办了主题为《世界史文脉中的区域史》的学术研讨会,除了两所研究机构之外,普林斯顿大学也参与进来。由葛先生倡导的两所研究机构的合作,对于东洋文化研究所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对拙著的翻译出版也是两所研究机构的合作研究得以进展的具体表现之一。在过去三年的时间里,我曾与葛先生进行过多次的讨论,也拜读了先生的论著。尽管两人的想法和意见不尽相同,但通过这种亲密的交流,我的确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知识和视角。因此,对于葛先生将拙著翻译出版一事,我不胜感激。虽然将葛先生说成与我“志同道合”有些失礼,但是请允许我在这里这样讲。今后,我也希望和葛先生并肩一起去探寻世界人文学的新的可能性。

对于只用了很短的时间,便将我的这本充斥着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艰深的著作翻译成中文的刘丽娇女士,我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在借助辞典的情况下,也能够读一些中文。但是,在短时间里将翻译稿和原稿进行比较、核对的工作,是我力所不能及的。所幸,在东京大学跟随我学习的学术振兴会研究员纪萌女士承担了这一困难的工作,并给了我许多中肯的建议,我在此对她表示深深的谢意。

对于以此书的出版为契机而可能带来的中日之间新的知识的交流,我满怀期待。

羽田正

2012年2月

绪论 语义不明的“伊斯兰世界”

何谓“伊斯兰世界”？

“伊斯兰世界”^{〔1〕}是什么、究竟在哪里，这个朴素的疑问就是我写这本书的最初端由。

自从在美国发生“9.11 恐怖袭击事件”以后，“伊斯兰世界”一词便更加频繁地流行于街头巷尾，恐怕没有一天不出现在报纸、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体上。我们举几个例子看看，“美国完全没弄明白、或者根本不想去弄明白为什么自己在伊斯兰世界这般招人痛恨”（下条信辅，2001 年 11 月 15 日，《朝日新闻晚报》）；“之所以伊斯兰世界丧失了和平与安定、伊斯兰过激派会制造恐怖袭击事件，就是因为伊斯兰世界中个人、家庭和

〔1〕 这个词写作“イスラーム世界”或“イスラム世界”。过去经常书写为“イスラム世界”，不过近来把“ラ”长音化写作“イスラーム世界”的情况较多。这是因为长音化更接近阿拉伯语音（Islām）的主张更加有说服力。尽管如此，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穆斯林都把他们的信仰名称读成“イスラーム”，如土耳其就读“イスラム”，而伊朗则念“エスラーム”。个人认为，穆斯林本身的发音就如此多样，而且这是日语拼写的问题，所以不必如此拘泥于原音。然而，多种拼写方式并存的话毕竟不好，至少在同一本书中应该统一读音和拼写。因此，本书按照《岩波伊斯兰辞典》的书写方法写作“イスラーム世界”。只是在引用其他研究者的著作时遵从原文的拼写方式。另外，将“イスラーム”以外的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等中东国家语言词汇转为片假名时则采用《岩波伊斯兰辞典》的书写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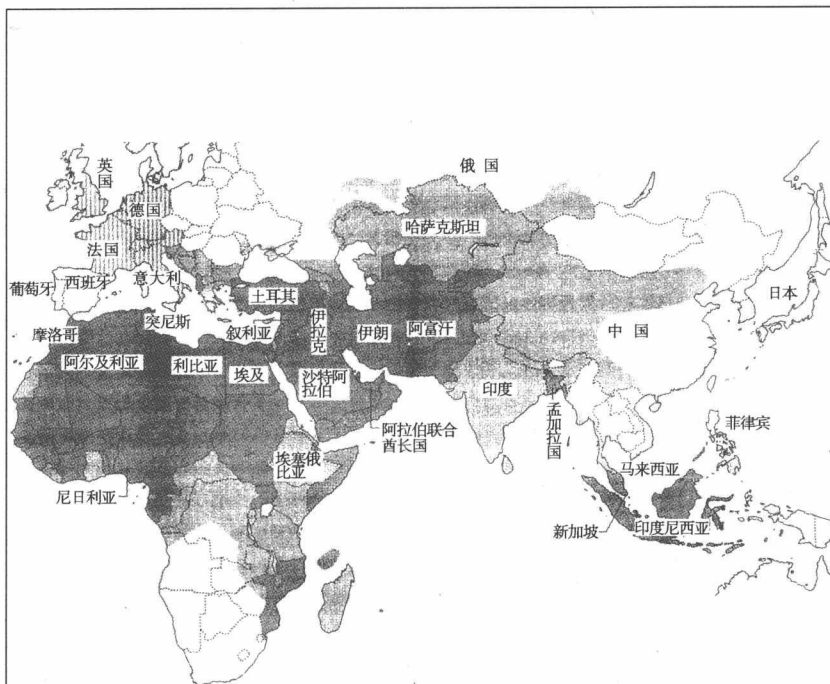
此外，把“伊斯兰世界”一词源头的宗教体系写作“伊斯兰”还是“伊斯兰教”也是个问题。从结论上来说，我认为写作“伊斯兰教”比较妥当。理由与全书论点相关，在此不详述，读者只要读到“结论”部分应该就能明白。但是本书暂且按照最近的学界惯例写作“伊斯兰”。

社会都欠缺安宁和秩序”(宫田律,2003年1月12日,《每日新闻早报》);“我们必须高举圣战的旗帜,把伊斯兰世界从十字军的占领下解放出来”(奥萨马·本·拉登,2004年1月5日,《朝日新闻早报》);“日本必须同时保持与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对话,在‘创建’维护全世界人权及自由等的文明论方面发挥核心作用”(山内昌之,2004年10月10日,《朝日新闻早报》)。

还有许多已经出版的书籍标题中也出现了这个词语,如《与伊斯兰世界打交道的方法》(四户润弥,东洋经济新报社,2001年11月)、《伊斯兰世界事典》(片仓素子编,明石书店,2002年3月)、《大人小孩都知道的伊斯兰世界的“大疑问”》(池上彰,讲谈社,2002年4月)、《伊斯兰世界的都市空间》(阵内秀信、新井勇治编,法政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伊斯兰世界为何没落了?》(伯纳德·莱维斯[Bernard Lewis]著,白杵阳监译,日本评论社,2003年7月)等等。

让我们再仔细思考一下这个让人似懂非懂的词语的意思。“伊斯兰世界”究竟指的是哪里和是什么呢?前面举出的新闻报道中,山内昌之用了“中东伊斯兰世界”,在前面加了“中东”两个字。这样读者可以认为中东和伊斯兰世界是等同的。可是,这则报道又附了一张“世界上主要的伊斯兰教国家”的地图,显示出东南亚及非洲也存在着许多“伊斯兰教国家”。作者应该就是为了表明伊斯兰世界的范围远远超过中东地区这一事实才展示这张地图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中东和“伊斯兰世界”之间就不可能画等号。那么,当奥萨马·本·拉登之类的人物提到“被十字军占领的伊斯兰世界”时,那又指的是哪里呢?是阿富汗,伊拉克,巴勒斯坦,还是更广大的区域呢?归根结底,“伊斯兰世界”是不是具备地理实体的空间呢?许多有识之士轻松地使用着“伊斯兰世界”一词,而事实上各人借此词所表达的意思却不尽相同,对这个词语似乎也并不存在共同的理解。

那我来查查手边的字典吧。《新伊斯兰事典》(平凡社,2002年)的附录中有一张题为“现在的伊斯兰世界”的地图。在这张地图上,从亚欧大陆到非洲的区域中有相当大的部分分别被涂上了黑、深灰、浅灰三种颜



“现在的伊斯兰世界”（根据《新伊斯兰事典》

（平凡社，第238-239页）制成）

■ 黑色：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56个国家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 深灰：穆斯林居民的存在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地区

▨ 横纹：移民劳动者等穆斯林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地区

此外，未包含在本图中的南美的圭亚那（1998年）和苏里南（1996年）也加盟了伊斯兰会议组织。

色,看起来黑色像是“伊斯兰世界”的中心,而灰色则是其边缘部分。然而,若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黑色和灰色的标准并不相同,黑色部分以国家为单位,显示的是加盟“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国家,与此相对,其他两

色的边界线却未必与国界一致。按照地图的说明,深灰表示“穆斯林(伊斯兰教徒)居民的存在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地区”,浅灰表示“移民劳动者等穆斯林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地区”。照此标准,黑色部分的界定可以毫无争议,可是灰色部分的选择就不能不说是极其主观的了。

举例来说,日本的关东地区被涂上了和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同样的浅灰色。在欧洲国家,穆斯林移民和东道主社会之间摩擦不断甚至有时还会发展成严峻的社会问题,我们究竟能不能把日本关东地区和这些欧洲国家视为一体呢?我们很能理解编者想表达在日本也不能无视伊斯兰影响的意图,但这样做的确有些问题。相反我以为法国倒应该被涂上深灰色,因为在法国穆斯林国民(非移民)占总人口百分之几,而且伊斯兰教是法国第二大宗教。看着这张地图,不禁好些疑问浮现在脑海。仅凭这张地图完全无法确定伊斯兰世界的范围。

再看我本人参与编写的《岩波伊斯兰辞典》(岩波书店,2002年)。编委会再三讨论之后,采取了根据穆斯林人数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决定各国颜色的方法制成“伊斯兰世界全图”。也许这种方法更为客观,然而穆斯林人数占人口多大比例该国就可算入伊斯兰世界呢?对此却没有任何标准。“伊斯兰世界”能否按照现实中的国界线来划分也不明确。这幅地图尽管可以显示哪个地区住了多数的穆斯林,但并没有回答“伊斯兰世界”在哪里的问题。

像这样如果要把“伊斯兰世界”当作存在于地球上的某一地理空间的话,那么要确定它的范围是非常困难的。^[1]所以在分析国际形势、解释具体的国家间问题时,一旦用到这个词语意思突然就变得难懂了,原因就在于此。

[1] 外语文献中也有同样的情况。比如马莱斯·鲁斯文(Malise Ruthven)和艾兹米·纳及(Azim Nanji)的《伊斯兰世界历史地图》(*Historical Atlas of the Islamic World*, 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19、22—23页),就将穆斯林人口超过国民人口50%的国家划为“穆斯林诸地区(Muslim lands)”。另一方面,莱茵哈德·舒尔策(Reinhard Schulze)的《伊斯兰世界近代史》(*A Modern History of the Islamic World*, 伦敦:I. B. Tauris, 2000年,地图1和地图6)中不是以国家为单位,而是根据作者的判断把1900年和1993年的“伊斯兰世界”的范围清楚地标记在地图上。

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见解

至今为止已有好几位研究者论述过“伊斯兰世界”是什么、在哪里的问题。在学术研究领域,如果不能正确定义一个术语的意思和概念,那就无从作出有意义的讨论。而且,如果该学术研究不能在正确定义的基础上展开,那么它的成果就无法有效地传达给一般社会。要是所有人对“伊斯兰世界”一词的理解并不一致,那么研究者在使用该词的时候先说明自己的立场就理所应当,也是让人信服的必要手续。在这里,我将从履行了这样手续的研究者的见解当中选择三种具有代表意义的进行介绍,即埃及经济史学家加藤博、政治学者小杉泰和宗教学者中田考的“伊斯兰世界”论。首先我要引用加藤的文章,虽然篇幅稍长。

我们经常使用伊斯兰世界这个词语。然而要说伊斯兰世界具体是指从哪儿到哪儿的地区或国家,就不容易回答了。如果从信仰伊斯兰这种宗教的人的立场、也就是伊斯兰教徒的世界观来看,答案还是非常明瞭的。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伊斯兰世界岿然存在着。它就是伊斯兰教徒构成的信徒共同体。

在这个世界里,伊斯兰教徒跨越人种和民族的差异,一个打招呼说“安赛俩目阿莱依库姆”(愿真主赐你平安),一个回答着“沃阿莱依库姆安赛俩目”(愿真主赐给你平安)。这是依靠伊斯兰教徒相互关联而构成的世界,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空间领域。

不过,这说到底只是对伊斯兰教徒而言的世界。现实中的伊斯兰世界就没那么简单了,因为只由伊斯兰教徒构成的世界从未存在过。即使有个世界曾被伊斯兰教徒支配过,但在那里除了伊斯兰教徒之外,还生活着为数不少的非伊斯兰教徒。

于是,一般来说,伊斯兰世界这个词语笼统地意味着过去被信奉伊斯兰教的政治势力征服并统治的地方,或者即使没有在政治上被征服、也在文化上受到以伊斯兰为核心的文明巨大影响的地方。在现代就是大多数居民为伊斯兰教徒的地区。

从而伊斯兰世界不仅是指伊斯兰的发祥地中东地区,还包括中

亚、印度次大陆、东南亚及黑非洲的部分地区。从现代政治的角度来看,大致上是指组成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国家。

这些国家在历史上由于伊斯兰势力的扩张而被置于伊斯兰文明的强大影响下。但是由于各国的风土自然及文化情况千差万别,所以伊斯兰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及表现方式也在与当地土著文化的相互影响下,随着国家或地区的不同而有明显差异。所谓“世界”,就是超越现实状况、由我们的认识行为所划分的文化空间。^{〔1〕}

我们分析整理一下加藤的论述,可以发现他的“伊斯兰世界”至少包含两种意思。一是穆斯林在精神上结成的信徒共同体。虽然他在文中没有直接使用这个单词,加藤在此设想的就是阿拉伯语中乌玛的概念,即包含穆斯林一切的“想象的共同体”,^{〔2〕}它在现实中不存在,只作为一种理念存在于穆斯林的意识里。第二种是笼统地意味着过去被信奉伊斯兰教的政治势力所支配、或者受到以伊斯兰为核心的文明巨大影响的地方,在现代则是多数居民为穆斯林的地区。这是真实存在的空间。不过很难清楚确定它的地理范围。^{〔3〕}

加藤没有彻底区分这两种意思,而是用了“于是”这个连词把两者合在一起叙述。可是,相对于第一种理念上的空间,第二种意思则指建立在历史和现代世界形势基础之上真实存在的地理空间。加藤虽然说后者也不是现实存在的空间,而是认识层面上的文化空间,但是即便如此,二者的意思和内容仍旧截然不同。作为学术上的分析概念使用“伊斯兰世

〔1〕 加藤博:《伊斯兰世界论——作为恶作剧精灵的神》(『イスラム世界論:トリックスターとしての神』),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2年,第3—4页。

〔2〕 饭塚正人:《乌玛与国家——威胁国民国家的泛伊斯兰主义的理论》(『ウンマと國家—國民國家をおびやかすバン・イスラーム主義の論理』),载汤川武(编):《伊斯兰国家的理念和现实》(『イスラーム國家の理念と現実』),东京:荣光教育文化研究所,1995年,第320页。

〔3〕 莱茵哈德·舒尔策说:“所谓伊斯兰世界(the Islamic World),就是穆斯林作为多数派居住的、且自7世纪以来与伊斯兰文化的发展有着历史性联系的国家、地区及社会一切。”这个解说和加藤的第二个定义相同。但和加藤不同的是,他认为明确界定这个世界的地理范围是可能的,如同前文(第4页注1)所介绍的,他用“1900年的伊斯兰世界”和“1993年的伊斯兰世界”两张地图将他所认为的“伊斯兰世界”的范围用实线明确表示了出来(舒尔策:《伊斯兰世界近代史》,第1页)。

界”一词时,与其混杂这两种意思不清不楚地进行讨论,我认为更应该进行明确区分。

接下来我们探讨一下小杉泰的意见。小杉认为,世界史上的“伊斯兰世界”在20世纪初以前就解体灭亡了,现在的“伊斯兰世界”大约在30年前再次登场。^{〔1〕}他还说:“世界史上的‘伊斯兰世界’和现在国际社会中的‘伊斯兰世界’之间应该是有区别的,这是我想陈述的一个要点。”^{〔2〕}也就是说,“伊斯兰世界”一词表达了两个分别存在于现在和过去的实体,而且这两个实体还各不相同。

根据小杉的见解,首先,现代的“伊斯兰世界”可以从两种不同的层次进行设定。一是从国家的层次上看,国际合作组织“伊斯兰会议组织(OIC)”就相当于“伊斯兰世界”。这个层次是国际关系的分析单位。“伊斯兰会议组织”成立于1969年,“前提标准是国民中拥有多数穆斯林的国家即为‘伊斯兰国家’,目的是加强伊斯兰各国的连带、合作关系,为反对压迫、寻求公正的国际秩序的第三世界解放斗争提供支援等”。^{〔3〕}截止到2001年,已有包括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在内的57个国家加盟。如果把这个加藤也提到过的组织算作“伊斯兰世界”的话,那么它的地理范围就可以大致确定下来了。然而,这个组织的成员并不是整齐划一的,例如土耳其以彻底的世俗主义为国家方针、圭亚那和苏里南的穆斯林人口不到全国人口的20%,可见属于这个组织的诸盟国的性格及利害关系各色各样。OIC诸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几乎没有一致行动过,故而学者或评论家称这个组织为“伊斯兰世界”的情况其实并不太多。

另一个是从居民的层次上来看,如果某地区的居民多数为穆斯林,那

〔1〕 小杉泰:《伊斯兰世界如何看待伊拉克战争》(『イスラーム世界はイラク戦争をどう見るか』),载《现代思想》31—35(总特集伊拉克战争『イラク戦争』),2003年,第163页;小杉泰:《伊斯兰世界的历史和现在》(『イスラム世界の歴史と現在』),载《伊斯兰世界和日本的应对(有识之士的意见和基础资料)》(『イスラム世界と日本の対応(有識者意見と基礎資料)』),参议员第一特别调查室,2002年,第12—13页。

〔2〕 小杉泰:《伊斯兰世界的历史和现在》,第12页。

〔3〕 板垣雄三:《伊斯兰会议组织》(『イスラム諸國會議機構』),《新伊斯兰事典》(『新イスラム事典』),平凡社,2002年,第101—102页。

么该地区就被视为“伊斯兰世界”。小杉的“从南菲律宾到大西洋沿岸的摩洛哥”范围内的“伊斯兰世界”就是依据这个层次而言的。然而这个层次上的“伊斯兰世界”的地理界线不可能被严格界定,因为随着以多大空间为一个地区的标准不同,边界线的位置就会发生剧烈变化。根据不同的地区界定办法,叙利亚有些部分就可能变成“非伊斯兰世界”,而法国巴黎郊外也很可能被划入“伊斯兰世界”。

小杉这种从两种层次上定义现代“伊斯兰世界”的做法可说是将加藤的第二种定义进行了更严格的细分。他主张,这两种层次上的“伊斯兰世界”强化着作为理念的穆斯林共同体(加藤的第一种定义)的凝聚性,需要关注其发展动向。

那么,对于在 20 世纪初之前业已消失的历史上的“伊斯兰世界”,小杉又是如何定义的呢?下面我将引用几段较为关键的文字。

想到 20 世纪初,传统意义上的伊斯兰世界里还存在如奥斯曼、南亚的莫卧儿这些庞大的帝国来代表自己,并有许多的小王朝附属于那些帝国。可是,这样的伊斯兰世界几乎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道结束了。〔1〕

出现在世界史上的所谓的伊斯兰世界一度于 20 世纪初基本灭亡了。它的灭亡缘于西方列强对伊斯兰地区的分割和军事压迫、传统制度的解体以及伊斯兰世界“盟主”奥斯曼王朝的覆灭(1922 年)等。〔2〕

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政治上强大的帝国或王朝与伊斯兰传统制度等被认为是构成历史上的“伊斯兰世界”的必要条件。由此推测,小杉所说的历史上的“伊斯兰世界”应该就是穆斯林政治势力依照伊斯兰诸种制度和价值观进行统治的时空。既然非穆斯林占压倒性多数的莫卧儿帝国也是“伊斯兰世界”的成员之一,可见穆斯林人口是否占多数并非必要条件。

〔1〕 小杉泰:《伊斯兰世界的历史和现在》,第 12 页。

〔2〕 小杉泰:《伊斯兰世界如何看待伊拉克战争》,第 163 页。